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八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吳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八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八十八

宗廟時享

周禮天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注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

投亨人 辨體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牲脍解以腥之以此訖乃納于亨人爨祭此

言納亨者以牽牲也

蕙田案納亨有二一是朝踐薦血薦腥後豚解而亨之以爲爛也一是饋食將體解之納亨以實鼎俎也注專以向祭之晨殺以授亨人言之未備

亨人掌共鼎鑊給水火之齊

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胥于鼎齊多少

之量 疏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柴少牢變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鄭云既孰乃胥于鼎云齊多少之量者此釋經給水火之齊謂實水于鑊乃爨之以火皆有

多少之齊

夏官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注正謂庀載之
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

有一人鼎中庀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而載
之于俎既言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

禮記禮運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

豆鉶羹

注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
俎也 疏此論祭饋之節然後退而合亨者前

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彘爛肉更合亨之會
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
亦于饋中亨煮之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
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
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爲祭末亨燕之衆俎
也實其簠簋簠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

方氏慈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
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

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銅鼎故曰實

詩小雅楚茨執爨踏踏爲俎孔碩

傳爨饗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

疏以祭祀之禮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概鬯鬯也與菽于廩爨廩爨在饗爨之北故知有二馬踏踏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

何氏楷曰薦孰之禮以尸人也必薦孰而後尸可享也則執爨以下事也朝踐以前皆交於神明之道其意在於求神薦孰以後始兼用人道其事在於享尸

信南山紀朝踐以前事楚茨紀薦孰以後事二詩相
爲首尾祭以饋孰爲正故此章專就薦孰時言之爨
賈公彥云今之竈也周人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
時則謂之竈案少牢禮有雍爨有廩爨雍爨以煮肉
雍人掌之廩爨以炊米廩人掌之特牲禮有牲爨有
魚腊爨即雍爨也然無廩爨而有饔爨主婦視之舊
說炊黍稷曰饔饔廩所爨同物而廩比饔爲大則行
禮之人異耳此詩所執者乃雍爨也踏踏爾雅云斂

也案特牲記俎之類不一有所俎有折俎有尸俎有
阼俎有主婦俎有祝俎有佐食俎有賓俎所俎載牢
心舌于上設於尸饌之北尸每食牲體反著於所俎
是主人敬尸之俎郊特牲所謂所之爲言敬也折俎
謂節解者旅酬時所設也尸俎事尸之俎牲體有九
曰肩曰臂曰臑曰肫曰胙曰正脊二骨曰橫脊二骨
曰長脊二骨曰短脊凡九體皆尚右周道也所以尊
尸也體貴奇者何陽數也骨者何以致敬也又有膚

三焉以致愛也愛敬交致孝之至也又有離肺一剖肺五焉所以貴肺者何氣主也又魚十有五魚陰物也取諸月十有五而盈之義也腊如牲骨則猶是貴竒之意也阼俎者主人之俎自阼俎而下亦總名爲執事之俎而其物薄矣據此詩以孔碩言俎蓋崇指尸俎

右饋食合亨

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棗桃乾榛榛實

注饋食薦

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
裸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疏此
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犬豕牛羊亨孰之時后薦謂
之饋食之籩也云饋食薦孰也者謂於堂上饋孰之時
后薦之云今吉禮存者吉禮謂祭祀以其天子諸侯祭
祀之禮亡故云存者云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
也者以天子大夫太牢祭今用特牲少牢故知諸侯大
夫士祭禮也云不裸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
中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
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也

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藟羸醢脾折麇醢蜃蚶醢豚拍

魚醢疏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

蕙田案周禮外宗禮記祭統明堂位載王后

夫人薦豆籩詳見朝踐條下

右薦饋食豆籩

禮記禮器羹定詔於堂

疏羹肉湑也定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

盛之告神于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

方氏慤曰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于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

右詔羹定

周禮春官小宗伯逆盥

注受饌人之盛以入疏案少牢饌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

侯饌爨亦在廟門外今逆盥迎入向廟堂中實之於籃盥也

小祝迎齋盛

疏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于廟門外迎饅人之齋盛于廟堂也實之薦于

神座

前

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

春秋桓公六年在氏傳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注三時春夏秋

右逆齋盛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

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疏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

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
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
退下神在樂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
重故進之在上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偏作六代
之樂言徧作樂而一時俱爲侍
一代訖乃更爲故云徧作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祭祀率國子而舞

注當用舞者率以往

禮記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疏禘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

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樂所以爲大嘗禘也

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蕙田案注疏詳見制度樂舞條

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

陳氏禮書周之興也功莫大于武功樂莫重于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

蕙田案大合樂則聲容相應詠蹈相宣注徧作六代之樂夫徧作非奏其全樂也備其器

服用其威儀節奏而已君執干戚就舞位是
舞初入時冕而總干以爲之倡亦非君始終
自舞也是時君方入室獻尸矣

右大合樂

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延尸尸升入尸即席坐主人拜妥

尸

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
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妥安也

禮記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

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
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

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
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 疏斝角爵名也饋食

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筭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安尸也

蔡氏德晉曰設饌于堂尸將入室飲食故徙堂上之饋于室祝酌奠於饌南尸入而舉之也

曾子問接祭不迎尸孔疏接祭者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然祭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殺牲前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祖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于時迎尸于戶外親

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于尸前是一也
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于輿行饋孰之禮是二
也注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
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
在此時

蕙田案饋食時延尸入室亦曰迎尸迎尸有
二一是始祭時太祝逆尸相尸禮小祝逆尸
沃尸盥是也一是薦孰時迎尸入室曾子問

接祭條鄭云接祭不迎尸孔云退而合身更
迎尸入坐於輿行饋孰之禮不迎尸者直於
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案此
是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則不迎尸入室若常
禮則有兩迎尸胡邦衡以爲即始祭時之迎
尸非也郊特牲舉犂角詔安尸鄭孔並云在
薦孰時尸入室後今案儀禮特牲少牢並有
安尸之文與尸入相連鄭孔之說是也

辨應搗謙朝踐在室饋食在堂

應搗謙禮樂彙編問先儒謂朝踐于堂饋食于室今反之何也曰此非無據而敢然也據禮運元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是以酒之貴者在室而賤者在堂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先儒周禮注以爲朝踐之獻尊實醴醕饋食之象尊實盎沈朝踐之醴齊在戶醕齊在堂而其禮行之于堂饋食之盎齊在戶沈齊在堂下而其禮反之于室先儒謂設而不酌者今以禮器祭統徵之盎齊並非饋食所薦是知醴醕在戶內爲朝踐之所薦而粢醕在堂爲饋食之所薦無疑也朝踐血腥爛祭禮之精微者也今反在堂饋食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今反在室不惟與所設之酒不合于理亦已悖矣先儒徒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行之于室而不知大夫士惟無朝踐之禮故饋

食在室天子諸侯以朝踐為尊故饋食行之于室也
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
是迎牲奠幣之時祝詔尸出堂殺牲而升首是尸已
反于室而行朝踐也禮器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
室羹定詔于堂繼之曰設祭于堂為祊于外是知羹
定詔于堂而即設正祭焉此即饋食之禮也祭義曰
建設朝事燔燎膾芗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
肝肺首心醢以俠甌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是升首固
朝事也郊特牲既曰升首于室矣又曰取脾膾燔燎
升首報陽也朝踐禮在室無疑今不信經而信諸儒
之說固不可也

蕙田案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先儒並無歧說
應氏乃反易之以為朝踐在室饋食在堂然

就其說案之仍有難通者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注疏以爲朝踐時應氏亦以爲朝踐時則明知朝踐在室之不符矣而乃云迎牲奠幣尸在堂升首時尸入室是朝踐一節而忽堂忽室則朝踐在室一語仍不能周全而無缺矣曾子問既儻而祭一條云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齊衰之祭一條云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可見饋

食正祭尸入而飯而侑而酌而酢節次相連
若以飯侑酌酢俱行於堂則所謂尸入者果
從何入耶則饋食在堂之說亦難通矣至所
引禮運元酒在室云云亦安設之禮宜爾朝
踐血腥爛祭以神道事之于堂饋食黍稷釴
羹以人道事之于室先神後人先堂後室莫
非禮之精微者而何以爲悖于理耶應氏違
反舊義正程子所訶解經而欲新奇未可信

也

右延尸入室

周禮春官司尊彝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

注變再獻為饋獻者

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 疏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 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當在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孰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斝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

蕙田案薦孰在饋食時非爛也薦爛乃朝踐事注以孰其斝為薦孰恐非

禮記明堂位尊用象

疏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尊象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

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盥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

郊特牲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注明水司烜所取于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

水則三酒加元酒也疏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水屬北方皆陰類

故云報陰

明水況齊貴新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者由主人

之絜著此水也

注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旒氏以況

水漚絲況齊或作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周氏語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鬯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盞齊況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

酌而澆齊沈齊與盞齊同用況酌此言明水況齊盞
自盞而下三齊也況者以水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
新矣貴新故不
嫌于味之薄也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蕙田案郊特牲祭齊加水疏以正祭釋之且
與祭黍稷文相屬其爲饋食正祭之酒無疑
左傳奉酒醴以告亦在奉盛以告之後其次
序與郊特牲相合

右饋食王獻

周禮天官太宰享先王贊玉爵

內宰后獻則贊

春官外宗贊王后獻

蕙田案以上三條注見前朝踐條

右饋食后獻

禮記禮運孔疏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尸入室故
禮器云設饌于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

面穆在北面徒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
奠詔主人拜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
之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
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
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
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
通典至薦孰之時謂之饋食先薦孰於堂

視陳此設
饌之禮非

謂即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机於傍故

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葷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葷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葷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盞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豆籩又以玉爵酌象尊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楊氏復曰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不裸不薦血腥唯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裸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之時大合樂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筭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周禮春官外宗王后以樂羞盥則贊

疏羞進也盥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

依樂以進之則贊后者亦佐后進之豆籩與盥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

天官九嬪凡祭祀贊玉盥

注玉盥玉敦受黍稷器疏言凡祭祀者惟宗廟禘祫與

四時月祭等贊玉盥者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進豆籩盥盥贊助后也

詩小雅信南山是烝是享苾苾芬芬

何氏楷曰烝冬祭名牲既殺矣臭既升矣于是行烝祭中享獻之禮謂薦孰也薦孰之禮周禮謂之饋獻亦謂之饋食此時始薦黍稷故以苾苾芬芬言苾芬解見楚茨篇饋食之薦不止於黍稷而獨言苾芬者祭以黍稷爲主也

楚茨 苾芬 孝祀

何氏楷曰苾說文云馨香也芬說文云草初生其香
分布荀子注云花草氣香也愚案此當指黍稷言書
曰黍稷非馨明德維馨明黍稷有馨頌所謂有飶其
香有椒其馨者也祭以酒食爲主而此詩又爲農事
既成而作
故云然

右羞盥

周禮春官小祝大祭祀贊隋

注隋尸之祭 疏贊隋者 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

尸尸隋祭以韭菹櫛于醢以祭 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授之

禮記明堂位周祭肺

注氣主 盛也

陳氏禮書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齍肺而鄉飲酒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昏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

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主耳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爲主而已

郊特牲祭黍稷加肺報陰也

注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疏尸既坐綏祭之時祭

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

陸氏佃曰祭黍稷加肺少年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於豆是也

周禮春官守祧既祭則藏其隋

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

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特牲禮祝命綏祭尸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

王氏昭禹曰其
隋則埋以藏之

王氏安石曰隋肉謂
之隋隋蓋尸祭之餘

易氏祓曰藏其隋
則埋于西階之東

禮記曾子問攝主不綏祭

注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疏主人欲食之時

先咸黍稷牢肉而祭之于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是滅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爲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

陳氏禮書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
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接祭之尸取菹孺於醢祭於豆

間佐食授主人授祭主婦則佐食授祭主婦撫之少
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綏祭坐
祭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鄭康成謂下祭曰隋
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
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授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
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
樂鐘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
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

主人受酢而綏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于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主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無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攷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右隋祭

周禮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注鄭司農云羞進也

肆陳骨體也

蕙田案康成與司農解不同經文當兼豚解

體解兩事今並存之

夏官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疏體其犬豕牛羊鄭云分別骨肉之貴賤

以爲衆俎也更破使多熟而薦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彘肉豆

疏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爲二十一體天子

諸侯之祭有腥有爛至醑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注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此大祭祀據宗廟而言授尸祭祭者魚之大臠即少牢下篇云尸俎五魚侑

主人皆一魚加膾祭于其上膾謂魚之反覆者
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云祭謂尸賓所祭

天官亨人共大羹鉶羹

注大羹肉湑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疏

大羹肉湑盛于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也
鉶中煮肉汁一名湑故鄭云大羹肉湑云鉶羹者皆是
陪鼎腳腫腕牛用菴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于
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腳
腫腕等也

詩小雅楚茨或肆或將鄭箋云有肆其骨體于俎者
或奉持而進之者孔疏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
脯修刑膾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

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也

蕙田案鄭箋與毛傳異因其在絜爾牛羊之下執爨之前故從傳編入朝踐節條下然據其所引周禮則饋食時當有薦孰一事不可缺也

又案儀禮少牢尸受祭之後未食之前有主人羞胙俎上佐食羞兩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一節事詩楚茨疏引周禮各條謂是羣臣助祭奉持進之正是天子諸侯饋食時進孰授祭之禮也

右進孰授祭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擯以享右祭祀

注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爲侑

侑勸尸食而拜 疏云侑勸尸食而拜者案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少牢主人不言拜侑故知侑尸時有拜

儀禮少牢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鄭注侑勸也
實猶飽也賈疏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當
亦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
尸食而拜若然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
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也

有司徹尸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鄭注凡十
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
疏上篇士禮九飯少牢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

既不分命數爲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
五飯可知

禮記曾子問尸入三飯賈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
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
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
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
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
天子十五飯也

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注右讀亦當爲侑 疏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爲侑

鄭氏鍔曰侑食之時亦令擊鐘鼓故曰亦如之右當爲侑謂勸侑尸食

詩小雅楚茨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傳侑勸也 箋享獻也 以黍稷爲酒食獻

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 疏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妥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年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

禮記禮器詔侑武方

注武當爲無聲之悞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

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于殷也 疏詔告也侑勸也子
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于孝凡預助祭
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 祭特牲延尸及詔
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
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

蔡氏德晉禮傳天子尸十五飯十一飯告飽而侑諸
侯十三飯九飯告飽而侑大夫十一飯七飯告飽而
侑士九飯三飯告飽而侑

陳氏禮書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鄭云不復飯者

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

少牢禮尸三飯又食馘又食舉腊肩又

食舉牢骼又食告飽又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舉牢
肩尸不飯主人拜侑尸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
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禮器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
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
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
也鄭氏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
飯而賈公彥謂十三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

然也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
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
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
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鐘
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
侑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
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感故告飽速
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

不同也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
理或然也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
固多矣而特牲少牢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
大食三侑者蓋有每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
一工而已終食之侑侑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嗅
之不食大戴史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
論之也古者之於賓客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
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凡非大食無鐘鼓歟

右尸食侑饋食畢王五獻后

六獻

周禮春官司尊彛其朝獻用兩著尊

注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其變朝踐

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又鬱人職曰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疏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禮齊引鬱人職欲証王酌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

通考馬氏曰朝獻即食後酌尸之禮謂之朝獻者蓋

以酌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與

禮記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

注爵君所進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

疏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

陳氏禮書夫卒食必有醕曾子問言侑醕是侑食然

後有醕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是饋食然後

有醕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醕尸則

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醕尸於饋食之後而已

右朝獻王醕尸

周禮夏官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注從獻者肉般

從酒也元謂燔從于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疏祭禮獻以燔從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

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為從獻以燔案儀禮脯十脰各長尺二寸是多是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

王氏詳說曰正獻之脯見于籩人所謂加籩之實菱芡栗脯正獻之燔見于生民所謂載燔載烈

王氏昭禹曰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也物之所共則有數器之所容則有量

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

傳燔取脾胃炙炙肉也炙燔炙肉也皆從獻之俎

也其為之于饗必取肉也肝也肥碩之大者疏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炙用肝

朱子集傳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何氏楷曰燔是近火燒之如今之燒肉火焰所及也
炕舉也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也呂祖謙云
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
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

蕙田案或燔或炙毛鄭異義毛以爲燔取腓
膾鄭以爲從獻之俎據取腓膾在殺牲時則
當言之或肆或將之下而不應言之執爨踏
踏之下此執爨踏踏已足薦熟時非朝踐時

矣故朱子從鄭而不從毛也

禮記禮運薦其燔炙

疏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

以燔從則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

陳氏禮書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爛孰之後非祭之

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蕙田案肺肝血氣之盛也故制祭用之從獻又用之制祭之肝生用尚血也從獻之肝已

炙進熟也制祭之祭肺貴氣主生用也祭黍稷加肺熟用也一在朝踐時一在饋食時截然不同先儒多混

又案特牲禮主人洗角升酌醕尸

注醕猶衍也是獻尸

也云醕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

尸拜受賓長以肝從尸

卒爵主人拜少牢禮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尸拜受賓長羞牢肝用俎卒爵主人拜是酌尸以肝從爲一時事此七獻也

右從獻

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注鄭司農云昨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

曰昨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醕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司農云酢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法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也案特牲少牢

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于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後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于酢有席與彼異至于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于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于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于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東房中此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于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于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于席東也

天官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胾俎

注膳夫親徹胾俎

則其屬徹之 疏祭宗廟有胾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于席前王受尸酢禮亦

然當

鄭氏鏗曰王當祭祀以祭之胙肉置之于俎則名曰胙俎與賓客禮食則主人飲食之俎亦曰胙俎是俎最尊不可褻膳夫親徹之不敢使其屬也

右尸酢王

禮記禮運修其祝嘏

注嘏祝爲尸致福于主人之辭也疏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于主人之辭也

嘏以慈告

疏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

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

周氏譖曰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

郊特牲富也者福也嘏長也大也

注福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

也者備也疏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詩小雅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君

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疏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詞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傳神辭也

朱子詩傳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

意以嘏主人之辭

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箋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于主人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 疏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于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于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于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

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授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醬黍主人嘗之納之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醬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也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醬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爲祝也知孺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孺于三豆有孺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孺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

尸故孝子前就尸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
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
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
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
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于
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
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
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
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億是
其辭之畧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于彼
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
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
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
禮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
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何氏楷曰工祝周禮大祝之官也致告者致尸意以告主人使受嘏也案主人受祭福其名曰嘏徂往賚賜也祝承尸命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即下文言既齊既稷是也案少牢禮略云佐食取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特牲禮略云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夫特牲乃士禮而尸親嘏少牢爲卿大夫禮而尸命祝嘏當是以尸之尊卑不同若天子之尸其尊更甚則其命工

祝祖賚焉宜也苾芬孝祀以下皆祝所傳嘏辭也爾之孝德盛則福亦自然盛故先知爾之膺受百福其繁駢之數如許必皆如其法式也爾極當與思文之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同解王者重民之事使民皆有以遂其生復其性善莫至焉時萬時億仍以稼穡所獲言時萬猶言萬斯箱也時億猶言我庾維億也言爾孝孫自今而後長俾爾務農重本有極至之盛德而歲歲所獲或以萬計或以億計無少歉焉周王

業起於農詩詠饗祀豐潔又皆本於農故其言如此
天子嘏辭無所見唯天保之詩云君曰卜爾萬壽無
疆及此詩皆天子嘏辭也若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則卿大夫嘏辭也
田乃粢盛之所自出故卿大夫嘏辭亦以宜稼于田
爲言則此章嘏辭之旨可言矣

蕙田案箋以永錫二句爲嘏辭何氏以苾芬

以下皆爲嘏辭似何氏爲長卜爾百福正與
天保君曰卜爾文義相同是神命主人之辭
也時萬時億箋指福之多言何氏謂指稼穡
亦何氏近之與少牢嘏辭宜稼于田之義相
類蓋人君之福莫有大于屢豐年者若泛云
福多恐欠着實

大雅既醉公尸嘉告

傳公尸天子以御言諸侯也箋
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

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疏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

朱子集傳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何氏楷曰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陳祥道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不敢也愚案如前說則此公尸當是于諸祖中舉其最尊者乃后稷之尸也周旅酬六尸先儒謂后稷之尸祭爵不受旅是也朱子援引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謂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殊屬臆說又何休謂

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
爲尸毛傳同其說謂天子之卿蓋諸侯也未詳何據
鄭元則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
尸公君也孔穎達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
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
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又引石渠論云周人祭
天用太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
謂天地山川得用公皆牽強附會絕非事實嘉告鄭
云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通篇皆宗祝傳公尸之意
所謂工祝致告者又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饋
食之時也楊氏曰祭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
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不裸不薦血牲唯行饋食
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裸鬯薦腥
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愚案此時尸
始飲食及告飽主人酌尸尸遂嘏主人此詩通篇皆
尸嘏王之語故但據饋食時爲言所飽者黍稷也而

曰飽以德者即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

陳氏禮書嘏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孫

來與齊同鄭氏

作釐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

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
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
黍坐振祭濟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
興坐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
主人嘗之納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授祝祝
授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佐食兼受二
敦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詩
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濟之乃詩懷之而又

嘗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之後而主婦亞獻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啜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飲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全失

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醕之後然
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
無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
訖然後禮官前導皇帝飲福受酢而亞獻終獻無復
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蕙田案儀禮少牢尸酢主婦不嘏則嘏辭惟
朝獻有之也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

注筭受福之嘏聲之悞也王酌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
以籩受鬻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
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
之脯燔事相成疏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
鄭知筭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筭殷爵名者案郊特牲
云舉筭用詔安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惟有
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筭爲受福之嘏也此鬱
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
食無獻鬱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獻祝
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証也云必與量人者鬱
人贊裸尸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前裸後獻祭事
乃成故云
事相成也

王介甫曰筭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
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

注言宰祭者冢宰佐

王祭亦容攝祭元謂筭讀如嘏尸之嘏宰冢宰疏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當兩舍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後鄭云筭讀如嘏尸之嘏讀從少牢尸嘏主人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楊氏復曰疏云有獻鬱人量人之法何也當受王爵之時王皆飲之以酒此疏所謂獻也

王氏詳說曰案少牢饋食之禮主人受嘏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量人受筭其亦出房之時歟以嗇黍投祝以爵授鬱人量人況助祭乎記曰夫祭有卑煇胞程閭者惠下之道也

辨陸佻卒爵在朝踐時

陸氏佻曰宗廟之祭始裸之時尸入于室王與后既裸獻矣及殺牲迎尸于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于主前于此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裸量人制從獻之燔脯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

鄭氏鏗曰以康成之說考之舉斝角詔妥尸之時無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妥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康成改斝為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佻之說雖

不改字以理考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孰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右嘏

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薦卿皆以齒注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

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于此之時以玉爵獻卿其爵雖同皆長者先故云皆以齒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

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儉尸之禮與此相也異

右君獻卿

辨陸佃尸飲五當饋食初獻

陸氏佃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醕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于是獻卿與朝獻裸獻尸皆不飲至饋食然後尸飲所謂尸飲五者飲于五獻之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

祭統孔疏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

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

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
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蕙田案飲五飲七飲九注疏之說已極分明
山陰之說不同者彼說十二獻有裸獻朝踐
饋食酌尸四節每節有王獻后獻諸臣獻故
尸飲五當朝踐亞獻之節其九獻之禮則裸
二朝踐二故尸飲五當饋食初獻之節其云
尸飲七當饋食三獻然如其說饋食亦止兩

獻耳三獻之云不知何說其解飲于五獻之

時尤屬附會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

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注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爲釋非時而祭曰奠疏爵表德

祿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奠于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尚爵賞于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祿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爲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

畢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是也

應氏鏞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也

蕙田案饋食六獻既畢又有酌尸三獻以備九獻酌尸王一獻周禮謂之朝獻則第七獻也后亞獻諸臣三獻周禮通謂之再獻則第八第九獻也此一獻賜爵祿注疏以爲酌尸之一獻非初裸朝踐饋食之一獻極是蓋此

七獻亦稱一獻故八獻九獻並稱再獻祭統
與司尊彝之文相發也

楊氏復曰愚案儀禮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
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醴齊以酌尸爲
七獻也尸卒爵祝受之以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設
酢席于戶內司几筵之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也祝
取少祭饌并黍稷以嘏福王王乃出量人與鬱人受
舉筭之卒爵是也尸飲五王乃以玉爵獻卿此天子

禮也諸侯酌尸尸酢主君亦設酢席於尸之東面此諸侯禮也

又曰案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以下所謂君者指國君言之先鄭注及疏家皆言王可以獻卿者蓋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以明王禮

右賜爵祿朝獻畢王七獻

周禮春官司尊彝其再獻用兩象尊

注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

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于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此凡九獻王

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
二裸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
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
璧角璧散可知也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
疏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賓長爲
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獻
盜齊之尊獻夔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醢
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
實故鄭于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
加故加豆加籩當酌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
故知內宗薦之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
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酌尸各一是各
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爲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
是正獻舉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
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
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

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醑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醑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云二裸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矣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知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醑尸三獻獻祝是也

通考馬氏曰后醑尸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后未獻今后再醑尸而乃謂之再獻歟

天官內宰贊瑤爵

注爵以瑤爲飾疏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盞齊以醑尸又曰瑤爵謂

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者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盞齊以酌尸謂之再獻知后以瑤爵亞酌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醴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魯用王禮即知王酌尸亦用玉醴后酌尸用璧角賓長酌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爲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爲飾也

禮記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

注加加爵也以璧飾其口疏朝獻竟而夫人酌盞

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王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

右再獻后酌尸

周禮春官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注加爵之豆籩疏以其

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有加爵
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

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
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臯脯

注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疏此

加籩當尸食後王酌尸后亞王酌尸于時薦之春官內
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于
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于戶外主婦受
設于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惟主
于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雁醢筍菹魚

醢 疏此加豆之實亦與
加籩之實同時設之

辨薛士龍鄭錡加豆籩在九獻後

薛氏士龍曰周禮言加豆籩則加爵之豆籩特牲禮
主人主婦既醑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不施
于亞獻之節鄭氏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悞
矣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禮
獻用爵加用觶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鄭氏錡曰
謂之加者加于九獻之外九獻爲正獻其他謂之加
爵故所薦之豆籩謂之
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

蕙 旧案九獻之祭薦豆籩凡四故籩人曰四

籩之實醢人曰四豆之實裸時二獻無豆籩

朝踐二獻有豆籩則周禮所謂朝事之籩朝
事之豆是也饋食二獻有豆籩則周禮所謂
饋食之籩饋食之豆是也醑尸三獻有豆籩
則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豆之實及內宗薦
加豆籩是也九獻之後加爵有豆籩則籩人
羞籩之實醢人羞豆之實是也加豆籩注疏
以爲尸既食后亞獻爲加則是在八獻時薛
季宣鄭剛中並以爲加於九獻之後則加與

羞無分別且不同時而設未見其爲的確也

右薦加豆籩

禮記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

疏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爲

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爵尾授夫
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也
講義先儒謂爵如雀形以尾爲柄恐非是爵之柄下
有三戈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按爲柄乃中央直者則

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周禮天官甸小臣祭祀徹后之俎

注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

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且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酌尸
尸酢主婦于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

所徹亦約與士禮
主婦之俎同也

右尸酢夫人

禮記明堂位加以璧散

注加加爵璧散以璧飾其口也
疏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

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
稱加璧者圓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

右諸臣獻尸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

嘗冬烝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

注昨讀為酢字之悞也
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

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壘臣之所飲也詩曰瓶之罄矣
維蟲之恥疏云昨讀為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

有酢報不得爲昨日之字故從酌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盞齊尸酢后還用盞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同用盞及尸酢賓長即用壘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

辨鄭鍔諸臣昨壘爲酢尸

鄭氏鍔曰自初裸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爲八獻諸臣乃酌尸蓋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共爲九獻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昨者酢也飲酒之禮百拜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爲昨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

薛氏士龍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爲之尸者可以昨之乎彼王致祭后從王諸臣則從事於祭苟或略焉則禮節弗盡故王始獻后亞獻尸之昨亦王凡先焉諸臣之所昨豈非往返報施之禮終於此耶且行人于上公則曰王禮再裸而昨于諸侯則曰王禮一裸而昨是主獻賓而賓昨主也夫人之生以飲食燕樂爲相愛之恩以賓主獻酬爲相接之文及其既亡不忍異而絕之此昨禮所以設也王受昨在戶內之東

后受昨在東房之中諸臣受昨在西階之上司几筵
有祀先王受昨之席則后也諸臣也亦莫不然

右尸酢諸臣

周禮天官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飧

注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

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疏此當主酌
尸內饗進之于尸侑等者也案有司徹上大夫當自賓
尸正祭不設內羞故于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
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
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
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
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
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同故祇引其一但正祭

設于祝賓尸設于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

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疏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注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疏

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內羞謂祭祀食所加言內者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糝餌粉養是也

楊氏復曰儀禮有司徹主人酬尸之後尸侑主人皆

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

之今案籩人醢人有羞籩羞豆之實則知天子之禮

亦有羞諸侯亦必有之但經文不備耳

蔡氏德晉曰少牢禮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賈公彥謂賓尸在主人酬尸後正祭在賓長受酢後此賓長酌尸爲九獻也

右薦羞豆籩

禮記祭統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以齒

疏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

長獻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如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

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
賓其上大夫則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方氏慤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酌之故也知以下言獻
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
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
以九者飲陽事故用奇之數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
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
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
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燁
胞翟閭者皆是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
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具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
以貴賤言之于卿大夫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禮運孔疏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
齊以酌尸是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

也朝獻謂此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
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于是后以瑶
爵因酌饋食壺尊醴齊以酌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
彝云變饋獻爲再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爲后酌尸
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于時王可以瑶爵獻卿也
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九獻
通典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
謂之朝獻亦罇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

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鬻人受之后以王爵酌饋食象罇之盜齊以獻尸曰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王爵酌盞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

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

楊氏復曰愚案禮運疏云于是后以瑤爵酌饋食盞齊以酌尸爲八獻也尸酢后如王所謂小臣徹后之俎是也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此諸侯大夫禮也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盞齊以獻尸爲九獻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司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昨是也於時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

辨王安石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

王氏安石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踐籩豆詩所謂籩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

春官司尊彛鄭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此凡九酌王及

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

蕙田案朝獻即食後酌尸之一獻再獻即后酌尸之亞獻及諸臣酌尸之三獻鄭注甚諦秦溪楊氏云謂之朝獻者蓋以酌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后未獻今后再酌尸而乃謂之再獻與其說是也王氏不從鄭注自翔新義舛矣

右君獻大夫再獻畢后八獻

諸臣九獻

陳氏蘊之曰九獻注疏已有成說但雜見於籩人司尊彝與其他官職今取注疏及禮圖之說類聚爲四蓋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裸凡經中所謂裸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既裸之後王出迎牲於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

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
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
于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
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孰籩人所
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
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
爵酌盞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盞齊以獻
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酌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

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
齊以酌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盞齊以酌
尸此八獻也后酌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盞齊獻尸
司尊彝所謂皆有壘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
獻此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行玉
爵爲旅酬矣

楊氏復曰司尊彝所述與先鄭所注祿二獻朝踐二
獻饋食二獻朝獻一獻再獻三獻則九獻之目也籩

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籩之豆則九獻薦籩豆之時也禮
運則論九獻之義也又案四時之祭名既不同禮必有異今
其可見者惟尊彝之殊用耳於經無其文者皆不可知也
辨鄭孔獻數係于服章

禮器一獻賈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鄭注一獻祭羣
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察
明也七獻祭先公也孔疏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畧社
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飾四望山川其神
既尊神靈明察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
周禮司服職元冕一章祭羣小祀希冕三章祭社稷
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章享先公故鄭
知獻數亦然也案此社稷三獻卑于四望山川而大

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岳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太簇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于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岳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于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

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主止于利人故服粉
米以稱之則獻數不係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
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
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
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係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
爲祭社稷五祀五獻爲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
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虋其牲體鬴辜其裸器用
散其舞兵舞帔舞或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

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
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
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
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帔舞奏大簇歌應鐘
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
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
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燭則於人
情爲遠故曰文三獻燭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

社稷是也

蕙田案七獻祭先公者據諸侯而言天子祭

先王則九獻也

辨陸佃九獻次序不同

陸氏佃曰宗廟九獻之禮以裸爲始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奏以王夏立于阼后副禕而入奏以齊夏立于房尸服袞冕而入奏以肆夏席于室于是臨祭王與后共獻各一王以主瓚酌鬱齊以裸尸后以璋瓚酌鬱齊以亞裸是之謂裸既裸獻矣王即以肝洗于鬱齊王燔之制祭于主前諸侯曰制祭天子曰宰祭量人凡宰祭是也于此之時尸既即席矣祝乃詔之使安坐王與后其獻亦各一王以玉角酌元酒以獻

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
舉掌角詔安尸當此節也何以知其然禮運曰元酒
以祭薦其血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元酒以祭在于薦血毛之後祭以清酒在
取血膋之上則知從獻在朝事之前裸事之後也祭
之末有加獻祭之始有從獻不辨九獻之數先王之
制祭祀于始有從獻于末有加獻示祭祀始終有隆
而無殺也此時制祭君未迎牲禮器先言君親牽牲
然後君親制祭者謂諸侯爾蓋天子宗廟之祭與天
地同皆有兩牲有享牛有求牛求牛殺于未裸之先
洛誥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大室裸是也享牛迎于既
裸之終特牲既裸然後迎牲是也諸侯之宗廟其祭
貶于天子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割牲
之前事不得不爾理不得不然矣從獻之後王乃袒
而迎牲卿大夫贊幣而從后于是時薦六尊六彝之
器以奠焉某彛當某所某尊當某處各置于常次禮

云君親牽牲夫人薦盞又曰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序從士執芻宗婦執盞蓋夫人薦汎水是也王已迎牲后已奠器然後取蕭祭脂以合羶香奏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既奠然後焫蕭是也薦者升之也奠者置之也升之于下奠之于上事相因故祭統言薦禮器言奠其實一也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所謂聲音之號詔告于天地之間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朝踐之事于是行焉延尸于戶西尸南向主東向王乃殺牲啟其血毛祝出受之而以血告幽以毛告金皆于室更取脾膾燎于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羞肺肝首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雜以瓦甌加以鬱尊以報陰有虞氏尚首夏后氏尚心殷人尚肝周人尚肺今羞肺肝首心則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尚也于祭黍稷又持以所尚加焉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膾燔燎

升首報陽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膾芗見以蕭光
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俛醢加以鬱
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即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
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裸獻之時有所謂求朝獻之
時有所謂報固其理也當是時王與后其獻又各一
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薦籩人之八籩曰饗
之類醢人之八豆曰韭菹之類以奠焉禮云君執鸞
刀修齊夫人薦豆又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后于
是以瑤爵酌盞齊以亞獻是謂朝獻蓋主親迎牲則
后薦尊奠王親羞齊則后奠豆邊夫婦相成固有次
第哉裸獻王酌以圭瓚后酌以璋瓚從獻王酌以玉
斝后酌以玉角朝獻王酌以玉爵后酌以瑤爵尊卑
之異也朝獻既畢于是行饋食之事當事者設饌于
堂乃退而合亨尸適于小幄王適于小次以待馮堂
上之饌又備矣王出小次復位乃更延主于室之奧
祝出迎尸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蓋宗廟之祭

有二節朝事與祭之始爲一節饋食與祭之終爲一節其中間不以相續者所以容王與尸少息也惟有故則接祭見曾子問注君親制祭謂朝事時君親割牲謂饋食時此一悞也割牲與制祭同一節皆朝獻之時爾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是也頽達乃謂薦盞薦酒不得同時不知薦盞是從獻薦酒是正獻正與從兩獻不害爲同時鄭又以祭義燔燎羶薌至報氣也爲朝事時以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至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爲饋食時亦悞也蓋報魄即與報氣同一節皆朝事之時也于此時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又薦以籩人之八籩曰栗脯之類醢人之八豆曰葵菹之類自裸至此五獻矣尸飲于五獻則王于是時可以獻卿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獻卿是也鄭謂尸飲五爲酌尸五獻非也凡祭祀自血腥始曰朝踐自孰食始曰饋食朝踐裸獻尸皆不飲祭之啐之奠之以示敬而已非以食也至饋食則食道也然後

尸飲特牲曰直祭祝于主鄭謂薦孰食祭以孰爲正
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則所謂尸飲五者飲于五獻之
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于是后以瑤爵酌盞齊以
亞獻是爲六獻饋食禮畢酌尸之禮于是行焉王以
玉爵酌凡酒以獻尸內宗代后薦籩人之加籩醢人
之加豆是爲七獻王可以獻大夫矣祭統尸飲七君
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后于是時又以瑤爵酌凡酒以
亞獻是爲八獻王酌尸尸酢王后酌尸尸酢后酌尸
禮畢諸侯與執事者又共一獻于尸而薦籩人之羞
籩醢人之羞豆以備卒食之三獻合王后之八獻是
爲九獻備卒食之三食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在
室也凡九獻之內謂之正其次主人獻賓又其次主
人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兄弟如
衆兄弟之儀又其次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其次衆
賓長洗觶爲加爵三加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在
庭也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

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于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于卒獻之後也凡獻尸惟裸無樂朝踐而下皆有焉惟裸無籩豆之修從獻而下皆有焉先儒以周官朝事之籩豆當朝獻之節饋食籩豆當饋獻之節又以加籩加豆當酌尸之節獨無所謂從獻如獻與諸臣之所酢三獻之籩豆蓋悞矣蓋籩人所謂羞籩醢人所謂羞豆此薦于王與后酌尸之末諸臣所酢也又籩人共薦羞之籩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蓋薦籩薦豆者從獻之籩豆羞籩羞豆者加獻之籩豆也于此時遂行旅酬無算之爵而繼之以餞祭于是終焉故祭統曰餞者祭之末凡此九獻之禮王鄭之徒言禮以來多所未嘗也知

蕙田案九獻之說詳於禮運孔疏杜氏通典

以經傳核之雖略有參差而節次多合山陰
陸氏以意更易案之經傳實多違戾一則裸
獻之後朝踐之前有從獻二也案從獻者周
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饋食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據
此從獻當在饋食五獻六獻時陳氏禮書云
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
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

其殺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燔以肉炙以肝
燔炙在血腥爛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
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
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長其說是也况
朝踐之前尚未殺牲安得有燔脯從獻從獻
之稱以從正獻爲義何得以主人一獻主婦
亞獻乃稱從獻其悞一也一則制祭在裸獻
時也案制祭在朝踐時禮器君親制祭鄭注

謂朝事進血骨時制肝洗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據制祭在進血骨時則在殺牲之後不在裸獻未殺牲之前且制祭與從獻又各一事不得牽合爲一也其悞二也一則求牛殺於未裸之先也案周禮牛人共其享牛求牛鄭氏以爲享牛正享之牛求牛繹祭之牛而劉氏小傳求讀如速以爲配祭者之牛如劉氏說則郊社之祭

即郊特牲所謂帝牛稷牛宗廟之祭即公羊
所謂周公白牡魯公騂剛逸禮所謂毀廟之
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者雖未詳孰是要皆
無所謂殺於未灌之先者至所證洛誥王賓
殺禋咸格則傳者以爲助祭諸侯以王殺牲
禋祭祖廟故咸至非謂既殺牲而後王入室
裸也其悞三也一則謂祭黍稷加肺爲朝踐
時也案饋食之禮亦曰饋孰儀禮賈疏饋孰

以進牲體而言饋食以進黍稷而言皆用生
人食道饋之周禮小祝迎盞盛賈疏祭宗廟
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饍人
之盞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據此則
朝踐時並無薦黍稷之事况此郊特牲祭黍
稷加肺之文乃是尸食時綏祭之事孔疏尸
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案綏祭者
特牲禮祝命綏祭尸取菹揆於醢祭於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周禮又謂之
隋祭春官守祧既祭藏其隋鄭注謂尸所祭
肺脊黍稷之屬是也山陰悞以綏祭爲正祭
而又悞以饋食時事爲朝踐時事其悞四也
一則饋食初獻時即獻卿也案獻卿當在饋
食後酌尸時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鄭
注尸飲五謂酌尸五獻孔疏凡祭二獻祿用
獻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

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九獻之禮
至主人獻尸故曰尸飲五于此之時以玉爵
獻卿是也今山陰乃以爲尸飲于五獻文既
支離又以朝踐二獻尸亦不飲義亦未確且
當饋食初獻時酌尸之禮未行酬酢之事未
起而遽以玉爵獻卿不倒行而逆施耶其悞
五也一則以加璧散爲九獻之後加爵也案
明堂位加以璧散孔疏璧散者夫人再獻訖

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總稱加據此則璧散正當第九獻諸臣獻尸以璧散尸酢諸臣以壘司尊彘皆有壘諸臣之所昨是也而祭統所云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者即在此時其九獻之後有加爵者則祭統所謂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孔疏九獻禮畢自此以後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并前尸飲九是也山陰

以飲七時之璧散合之於九飲時之加爵其
悞六也凡此者案諸注疏固不相符稽諸經
傳亦不甚合

辨禮書二裸不在獻數

陳氏禮書行人上公再裸而裸不預于九獻侯伯子
男一裸而裸亦不預于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裸在
九獻之
內非也

蕙田案九獻之禮據注疏裸二獻通朝踐二
獻饋食二獻酌尸三獻爲九獻先儒皆無異

論禮書據大行人再獻而酢享禮九獻之文
以爲二裸不在九獻之內然案大行人疏饗
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享是
再裸與九獻並非一日所行之禮未可援以
爲據

辨禮書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酌尸三獻

陳氏禮書司尊彘朝踐用兩尊皆有彘籩人醢人有
朝踐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
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
之所昨六獻也酌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

獻之禮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于禮成之而已故獻

皆曰

酢

楊氏復曰先鄭謂二裸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酌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爲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証故先儒多從之今固不得遽以爲非陳氏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酌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酢爲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爲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疊輕如先鄭謂諸臣酌

壘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壘報祭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爲不通矣 又曰所謂九獻者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朝獻王酌尸一再獻后酌尸一此爲八獻諸臣爲賓酌尸一并前八爲九是禮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

蕙田案陳氏薛氏司尊彘三言皆有壘諸臣

之所昨遂以爲朝踐饋食醑尸各有三獻每
三獻中各有諸臣一獻然據司尊彝三言皆
有壘之文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秋嘗冬烝
言一指追享朝享言各有攸當並非謂一祭
九獻之中諸臣有三酢也合從注疏不必立
爲異說

辨孔疏侯伯子男饋食無獻

禮器君親制祭孔疏此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
制祭夫人薦盞者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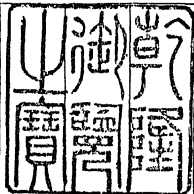
肝洗于鬱鬯入以祭神于室于此之時夫人薦盞齊
以獻之侯伯子男之禮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君
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于時君
亦不獻故夫人薦酒禮運疏崔氏云天子九獻魯
及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孰君皆不
獻于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子男五獻亦以朝踐
饋孰君皆不獻但
酌尸一獻而已

楊氏復曰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主婦及賓備行
三獻况祭禮以饋孰爲正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
禮皆有獻今云侯伯子男饋孰時皆無獻於理不通
聖人制禮文理密察自有隆殺之宜必不如疏家所

說之踈也

蕙田案崔氏孔氏侯伯子男饋食時無獻理
不可通信齋駁之是矣而禮器薦盞薦酒之
解諸家聚訟終難分曉蓋制祭割牲不應分
爲兩候薦盞薦酒不得同在一時孔氏既譏
熊氏爲非陸氏又稱孔氏爲悞添出從獻固
陸氏悠謬之說主婦獨獻又崔氏違理之談
然則何以解之愚謂此當以祭義之文爲準

祭義云君牽牲夫人薦盞君獻尸夫人薦豆
薦盞薦豆儀節秩如訛豆爲酒萬難解說從
祭義作夫人薦豆則葛藤盞斬矣



五禮通考卷八十八